

紅樓夢影

紅樓夢資料叢書·續書

北京大學出版社



《红楼梦》资料丛书·续书

红 楼 梦 影

(清) 云槎外史 撰

尉仰茄 点校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大学校内)

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0千字

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35,001—67,000册

ISBN 7-301-00022-7/I-006 定价: 2.35元

前 言

《红楼梦》自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刊行以来，近二百年始终传诵不衰。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《红楼梦》问世不久，即有续书出现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各种续书达三十余种之多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。

各种《红楼梦》续书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，反映了作者各自的伦理道德观念。各书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的命运有不同的安排，艺术水平亦有差异。同时，这些续书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、经济以及民俗世情。对《红楼梦》续书进行研究，可能为红学研究者及《红楼梦》爱好者提供一个感兴趣的新的领域。

这些续书向来不为人们重视，难以见到。为此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丛书，供文学研究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参考。这是一件有益的事。

朱组纲

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

点校说明

《红楼梦影》是清人所撰红楼续书中较晚的一种，成书于咸丰(1851—1861)末年。作者署名根据原书扉页题作“云槎外史”，原书每回前题“西湖散人撰”，与云槎外史当为一人。

本书根据光绪三年(1877)北京聚珍堂印本点校。原书中明显错字均予改正，如“帆墙”改为“帆樯”；异体字、通假字等改为正体字，如“駟”改为“驛”；方言俗语保留原貌，如“甚实”、“已竟”不改；原有缺字加□；补字加[]，如第四回宝钗生子，“贾政命取名叫作贾芝，[芝]兰双秀的意思”；衍文删去，如十六回写宝钗同李纨婆媳往大观园来，删去“李纨婆媳”后的“宝钗”二字。

不妥之处，欢迎指正。

红楼梦影序

大凡稗官野史，所记新闻而作，是以先取新奇可喜之事，立为主脑，次乃融情入理以联脉络，提一发则五官四肢俱动。因其情理足信，始能传世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本名《石头记》，所记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，修成女身，立愿托生人世，以泪偿之。此极奇幻之事，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。作者不惜镂肝刻肾，读者得以娱目赏心，几至家弦户诵，雅俗共赏：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，无终身之约，泪尽归仙，再难留恋人世间；神瑛无木石之缘，有金石之订，理当涉世，以了应为之事。此《红楼梦》始终之大旨也。海内读此书者，因绛珠负绝世才貌，抱恨夭亡，起而接续前编，各抒己见。为绛珠吐生前之夙怨，翻薄命之旧案，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。死者令其复生，清者扬之使浊，纵然极力铺张，益觉拟不干伦。此无他故，与前书本意相悖耳。

今者，云槎外史以新编《红楼梦影》若干回见示，披读之下，不禁叹绝。前书一言一动，何殊万壑千峰，令人应接不暇；此则虚描实写，傍见侧出，回顾前踪，一丝不漏。至于诸人口吻神情，揣摩酷肖，即荣府由否渐亨，一秉循环之理，接续前书，毫无痕迹，真制七襄手也。且善善恶恶，教忠作孝，不失诗人温柔敦厚本旨，洵有味乎言之。

余闻昔有画工，约画东西殿壁，一人不知天神眉宇别具神采，非侍从所及。画毕睹之，愧悔无地。此编之出，倘令海内曾续《红楼梦》者见之，有不愧悔如画工者乎？信夫前梦后影并传不朽。是为序。

咸丰十一年，岁在辛酉，七月之望。西湖散人撰。

目 录

红楼梦影序	1
--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回	贾侍郎药医爱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	1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 二 回	蒋玉函完璧归赵 花袭人破镜重圆	8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 三 回	阻风雪兄弟谈心 训子侄夫妻反目	16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四 回	王夫人含饴弄孙 史湘云遗孤诞女	24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五 回	祭宗祠贾氏重兴 宴廷臣皇恩宠渥	30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六 回	慈宝玉轻视奇珍 敏探春细谈怪物	39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七 回	梅公子会试进京 柳郎君搭帮探友	46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八 回	一帘风雨祀花神 半夜绸缪偿孽债	54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九 回	劝扶正凤姐怜夫 因积德平儿生子	63
第 十 回	宝玉叔侄入翰林 探春姊妹邀诗社	71
第 十 一 回	靖边疆荣公拜相 置别墅赦老隐居	80
第 十 二 回	诸闺秀花径游春 众纨裤柳阴试马	89
第 十 三 回	说官司金氏求情 斗龙舟薛蟠送礼	100
第 十 四 回	制瓜灯闺中斗巧 赏荷花席上联吟	109
第 十 五 回	聘淑媛贾兰受室 喜乘龙巧姐于归	117
第 十 六 回	赖尚显万里传书 梅瑟卿千金赠妾	125
第 十 七 回	邢岫烟割肉孝亲 贾存周承恩赏寿	133
第 十 八 回	五儿私乞玫瑰露 王婆夜遇芙蓉神	141
第 十 九 回	梅花雪啜茗怀人 消寒诗食瓜夺彩	149
第 二 十 回	万柳庄恶奴欺主 会仙桥老舅遭拳	158

第二十一回	颤鸾篦如玉吹笙 啭莺簧双红度曲	165
第二十二回	舞凤凰三星共照 佩麒麟四美耽姻	174
第二十三回	告亲老贾琏辞差 谒慈帏荣公罢相	182
第二十四回	指迷途惜春圆光 游幻境宝玉惊梦	190

第一回

贾侍郎药医爱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

话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了秦氏、凤姐、鸳鸯的棺木，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贾蓉自送黛玉的灵，也去安葬。贾政料理坟墓的事。一日接到家信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、贾兰得中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，只得赶忙回来。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书，果然贾赦赦罪，贾珍复职，更是喜欢，便日夜趲行。一行到毗陵驿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静去处。贾政打发家人上岸投帖，辞谢朋友。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。

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早进京。写到宝玉的事，便停笔抬头。忽见船头上微微雪影里面，一个人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舱，欲待扶住，问他是谁？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吃了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可是宝玉么？”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宝玉，你如何这样打扮？跑到这里？”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岸上有一僧一道赶来。此时早有人将宝玉搀了进

去。这里贾政一声“拿”，只见众家人带领水手将僧、道捆了。贾政吩咐道：“你们小心那妖人的邪术。”只见两个小跟班儿的五福儿、四德儿跑了去，每人脸上浇了一泡溺。贾政派人看守妖人，一面将备悉写了一封信，拿了全帖，差人去报武进县。

且说这知县姓甄名应喜，就是甄应嘉的兄弟，乃是进士出身，用了榜下知县，为官清正，真是恺悌君子，无人不感激。这日正坐早衙放告，头一起带的是伙骗财物的。这原告是个晋人，姓郝名义，就在这鼓楼前开着个长发布店。有个伙计叫作傅有义，当初本是个穷人，这郝老西儿因他打的算盘好，就留他作了伙计，有二年的光景，待他也很好。这天姓傅的来了个亲戚，姓胡叫胡充。说是跟官，那官府船上要用四捆布，讲明价钱，雇了小车子推着，就教这傅伙计同了他的亲戚押着布去领钱。至今一个多月，连推车的都没了影儿了。县令听了，着郝老西儿回去听传。这里发票拿人。

第二起是开集艳堂的魏钱氏，他有个女儿叫作魏小青，是从苏州过来的，真是色艺双全。本处有个原任的公子，姓洪双名大器，同着他家的清客白墀，还有个朋友是监生，叫卜希文。这三个人常到他院中摆酒过宿。先还给钱，后来就把家中的古玩陈设都拿来折算。这日姓卜的借了他女儿一只金镯子，重五两二钱，说是作样子。讨着总说没打得。过了十几天，又打发保儿去讨。恰巧遇见他进当铺，保儿就跟了进去，藏着听。原来是他把镯子暂押了几吊钱，如今又拿了票子来找价要卖。正在商量，被保儿

一眼瞧见是他家的东西，便说：“卜相公，怎么卖起我们的锄子来了？”卜监生如何肯认，便说是他娘子的，保儿讹他，凌辱斯文，动手就打。保儿也就还了他的席，二人揪扭在一处，保儿的头也打破了，所以被地方拿了送县。知县申明口供，行文到学里，革去监生，枷号一个月，又断了十吊大钱给保儿养伤。当铺无干，释放。又传了魏钱氏当堂领赃。那洪、白二位也就不究了。

将要退堂，又有普济寺的住持悟了和尚喊冤。因他庙里有几间闲房出租，有个秀才名叫吴彦时，十分寒苦，租了一间耳房用功。和尚怜他是个秀才，也不教他自己起火食，每日随着大众吃斋。先还是偷了海灯的油照亮儿，后来就教和尚给他买蜡，渐渐的又嫌饭食不合口味，没荤腥儿，又要喝陈绍。闹的和尚烦了，要收房子。他倒说，既是“普济”，原该大家吃的。这和尚本来老实，只好将就他。谁知越闹越凶，教和尚替他接唱的。和尚无法，便请了几位相公们评理。他倒说这普济寺本是他的香火院，这和尚不安分，要撵了他，另换住持。和尚闹不过秀才，只好写张呈子来告状。县官问明原告，又行文到学里要了这吴秀才来。皆因公堂有神，吴秀才自然也就说了实话。知县就把这圣教中的败类交给老师，打了十板，记了一过，立逼着搬出庙去。和尚从此也就不敢慈悲了。

知县完了这三案，才打鼓退堂。将到书房坐下，见门上的拿着一个全帖、一封书子进来回道：“工部贾大人差人下书。”县官说：“贾大人不是起了身了吗？”门上的回道：“据来人说，他们丢了的那位少爷找着了，还拿了两个妖

人。”知县说：“嗟呀，这贾宝玉还是奉旨寻访的呢。怎么偏偏的在我地方上。”说着看了来书，说：“你教长班拿我的手本先同来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再派四个快头，带了刑具去伺候。”门公答应去了。

这里知县吃了饭，传轿出门。走到毗陵驿的地方，早有驿丞在道旁迎接。知县在轿子里拱了拱手，轿子已竟过去。到了码头上，不见有贾政的官船。又过了一个小坡，远远的望见败芦丛中露着一根桅杆，上挂一面大黄旗，上头写着“工部左堂”，便知是贾政的座船。临近了，见一群戴缨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。只见长班跑了过来说：“贾大人的官船在这里。”于是住了轿。船头上的人嚷道：“搭上来罢；地下滑。”这知县断乎不肯，便搭了跳板扶手，又铺上棕毡，知县下轿上船。这里贾政迎了出来，让了门。到得官舱里，知县就要行礼。贾政连忙拉住，说：“贵县咱们又是亲戚，又是世交。这如何使得？”说着彼此作了揖，分宾主坐下。家人倒了茶，寒温了几句。知县说：“这件事实在是万幸，可喜可贺。”贾政说：“总是贾政无德，才有这样异事。”知县说：“也是世兄该有这几天的坎坷，但是那僧、道实在该死。”便叫跟班的去传给快头，先将妖人押去，晚堂听审。

又向贾政道：“请世兄见见，不知可否？”贾政道：“原该叫他出来请安的。”于是叫人将宝玉扶了出来，见他面色青黄，仍是僧装，见了人也不请安，也不作揖，只是发怔。知县道：“管家，你扶少爷进去罢。”便对贾政道：“据卑职看，世兄这光景竟是一团邪气，须得用药调理才好。”贾政

道：“贵治必有名医。”知县笑道：“医家虽有几个，也都靠不住，无非是骗马钱耳！”说着打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儿，打开是一丸子金丸儿药。托在掌上，向贾政道：“这是去年家兄寄来的保心丹，专能驱邪安神，用阴阳水调服。”贾政接过来，叫人依方调服。这里又说些闲话，看了看表，问道：“吃下药去怎么样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吃下去只听肚子响了几阵，此刻出恭呢。”知县道：“你看看下来些什么？”家人进去，少时出来说：“走了些黑东西，像膏药似的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再看看里头有什么没有？”家人又去看了，说：“里头有好些像红线似的虫子。”知县向贾政道：“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脉息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来贵县善岐黄之术呢。”知县道：“岂敢。”说着进了房舱，见宝玉脸朝外睡着，此时脸上已有些血色了。知县道：“不要惊动。”遂在床前一个小机子上坐下看脉，看了一会，出来对贾政道：“病是退了大半，须把病根除了才好。”贾政道：“愚父子何以报答盛德？”说着又作了个揖，便要留饭。知县告辞道：“还赶晚堂审案呢。”又嘱咐道：“他不要吃不可强吃，明日再送两丸药来，须把邪物泻净，那就痊愈了。”说罢，告辞上轿去了。

贾政送了知县，回进后舱。见宝玉仍然睡着，贾政便在对面坐了，呆呆的看他。只见宝玉翻身醒来，此时心中已经明白，瞧见父亲，慌忙跳下床来，抱着父亲的腿，放声痛哭。贾政道：“我的儿，几乎把为父的坑死！”便也哭起来了。进来两个有体面的老家人劝住贾政，问宝玉此刻觉怎么样？宝玉道：“觉着很饿。”贾政命人伺候他吃饭已毕，又问他：“到底是怎么就跟了他们出来？”宝玉道：“那天同侄

儿出场，走到龙门口，人多一挤，就不见兰儿。我想着他必是在下处等我。刚走了几步，就遇见那回送玉的和尚，说：‘他们都坐车回去了，我送二爷回府罢。’说着，又过来个道士，在我身上拍了一下，就胡涂了。后来也有明白的时候，也有胡涂的时候；只是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走的是些什么地方。今早一阵明白，看见船上的旗字，又瞧见五福儿在后艄上，就知道是父亲的船，我赶忙跳了上来，就又胡涂了。”说着，夜已深了，父子安息。

次日一早，知县就差人送了药来，又打听宝玉的光景，又说请大人耽搁几天听听这案再起身。贾政赏了来人，只得在此听信。便写了一封家信，就派鲍喜上岸，雇了个包程骡子，赶紧回家报信不提。

且说武进县将妖人过了一堂，十分狡展。第二堂，用了大刑，才吐实情。因同党中有个妖妇马道婆，是宝玉的干妈。因马道婆的引情，认识贾府。后来马道婆用履魔法害宝玉，又教他们去解救。马道婆又把宝玉的玉偷了出来，教他们送去，故作神奇，无非为骗贾府的银钱。又究出那年把锦衣府赵大人的公子拐去，用邪术闭了心壳，假作罗汉降凡，到处惑众敛钱。没一年的光景，就把个少年公子折磨死了。所以那日在举场，遇见宝玉只身在那里发怔，他们就照赵公子的例办理，不想天网恢恢，遇着他父亲的船。罪无可辞，知县审明口供，当堂画供，作了文书，详了制台。因这宝玉是新科举人，又是国戚，曾奉谕旨寻找的人，所以连忙具折奏闻。马道婆另案业绞了，无庸议。便请了王命，派了四个刽子，把这两位神仙送到

太虚幻境去了。

这里知县差人把案底送与贾政看了，贾政父子才知全是马道婆一人兴妖，十分感激甄知县。自己到武进县谢过知县，即日开船趲行。此刻已是初冬，河面渐渐冻了。不知贾大人如何到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蒋玉函完璧归赵 花袭人破镜重圆

话说蒋玉函这日娶袭人过门，见他愁生粉靥，泪洒秋波，断不肯俯就。那姑爷原是极能柔情曲意的，所以也就不肯相强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开箱看见那条猩红汗巾，忽然又想起那年行酒令儿，听见说袭人姓花，便知是宝玉的通房了。想宝玉待他的情意，倒觉不好意思，故意的拿了那条汗巾问袭人道：“这是买的呀，还是人送的呢？”那袭人见了这汗巾，更加伤心，并不回言，惟有痛哭而已。蒋玉函原是戏旦出身，那些风月场中是他熟悉的，也就不肯细问了。便〔道〕：“当初二爷待我的恩情，想来姑娘也知道罢。如今也不用伤心了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说罢，便叫小丫头告诉外头套车；又叫老张妈来，说：“你好好的伺候花姑娘。”说罢，换了衣裳出门去了。这老张不知就里，自然是泡香茶，摆点心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花自芳自送亲回来，便与他女人商量给姑娘送吃食，接回门。正自张罗，忽听外头叫门，便叫他女儿蕊儿出去瞧。这孩子跑出去，隔着门缝儿看见，便嚷道：“爹呀，新姑爷来了！”花自芳听了一怔说：“他这会子作么来呢？”他女人说：“想是他们南边的规矩，谢亲来了。”花